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, 2026, 14(11), 272-280
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. https://www.hanspub.org/journal/ml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ml.2026.14111072

Hans汉斯

万年方言的名词评价性形态

余　超

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，江西　南昌

收稿日期：2026年10月7日；录用日期：2026年10月29日；发布日期：2026年11月11日

摘　要

万年方言名词的评价性形态口语性较强，功能比较全面，既有指小、表亲昵喜爱，也有表厌恶、轻蔑的功能，个别还具有“相似/模仿－专指”的功能，且褒贬对立成系统。其表现形式以加缀为绝对主导，尤以名词后缀“仂”“呢”最具特色，前缀“霞”“砣”体现地方特色；重叠与音变(内部屈折)的手段则极少使用。本文从评价形态学角度出发，在全面描写万年方言名词评价性形态表现形式的基础上，探讨其功能与特点，以此加深对赣语鹰弋片名词形态特征的认识。

关键词

万年方言，名词，评价性形态

The Evaluative Morphology of Wannian Dialect Nouns

Chao Yu

School of Humanities,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, Nanchang Jiangxi

Received: October 7, 2026; accepted: October 29, 2026; published: November 11, 2026

Abstract

The evaluative morphology of nouns in the Wannian dialect is highly colloquial and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in function. It includes diminutive and affectionate/endearing meanings as well as functions expressing disgust and contempt; a few forms also have a “resemblance/imitation - specific reference” function, and the commendatory-derogatory opposition is systematic. In terms of formal expression, affixation is overwhelmingly dominant. The noun suffixes 仂 and 呢 are particularly distinctive, while the prefixes 霞 and 砣 reflect local features; reduplication and sound change (internal inflection) are rarely used.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aluative morphology,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formal manifestations of evaluative morphology in Wannian dialect

文章引用: 余超. 万年方言的名词评价性形态[J]. 现代语言学, 2026, 14(11): 272-280.
DOI: 10.12677/ml.2026.14111072

nouns and explores their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,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nouns in the Ying-Yi subgroup of Gan Chinese.

Keywords

Wannian Dialect, Noun, Evaluative Morphology

Copyright © 2026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
Open Access

1. 引言

万年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，与乐平、弋阳、贵溪、余江、余干和鄱阳六县市接壤。万年话属于赣语鹰弋片。万年方言大体可分为五个小片——陈营片、裴梅片、青云片、苏桥片及石镇片，其中陈营片与裴梅片差异很小，而与石镇片差异较大，青云片次之，但不影响交流[1]。本文材料来自笔者母语万年话。

评价性形态(evaluative morphology，以下简称 EM)最早是由 Scalise (1984) [2]基于意大利语中一些带有主观性表达的词缀提出的，是形态学中较新的概念，相较于“屈折形态”和“派生形态”，其关注度较低，以往研究较为零散或局限于某些语言。汉语学界，目前关于汉语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董秀芳(2021) [3]，董秀芳、余超(2021) [4]，尹会霞、董秀芳(2022) [5]等。汉语中典型的屈折形态和派生形态比较少，而评价性形态比较发达。这既体现于 EM 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中，又体现在不同的词类(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等)都有自身的 EM。综合来看，汉语方言形容词的评价性形态较比其他词类更丰富。

本文将在全面描写万年方言名词评价性形态的表现形式的基础上，探讨其功能和特点。

2. 名词 EM 的表现形式及功能

董秀芳(2021) [3]指出，评价性形态的本质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主观化；指小标记属于典型的评价性形态，通常用加缀、重叠、内部屈折这三类词法手段来表示。在万年方言中，名词的 EM 功能主要为指小、表亲昵喜爱、表厌恶轻蔑，个别还具有“相似/模仿–专指”的功能，常含口语色彩。其表现形式以加缀最为常见，重叠和音变(内部屈折)的手段则较少使用。

2.1. 加缀

万年方言中名词性词缀较为丰富，前缀有“老”“霞”“砣”等，后缀有“仂”“子”“牯”“嬷”“茁”“佬”“鬼”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并非所有名词性词缀都具备 EM 功能，如前缀“初”“第”、后缀“头”等主要起构词或转类作用，通常只是简单地序数化或名词化，不带有主观评价色彩，这里不作讨论。下面讨论具有 EM 功能的词缀。

2.1.1. “老”前缀

词缀“老”是近代汉语中一个典型的词缀。董秀芳(2016) [6]认为“老”是表示亲近意味的词缀。在万年方言中，“老”缀的 EM 功能主要表现为亲昵与厌恶两个相反的向度。

其一，表示亲昵。有以下几种情况。

附加在亲属称谓语素之前，带有亲昵色彩，如：

(1) 老爸　老妈　老叔　老兄　老弟　老姐　老妹

附加在基于社会关系的语素之前，同样含有亲昵意味，如：

(2) 老表　老乡同乡人　老华同姓人　老庚同龄人

附加在单音节姓氏之前，用来称呼年长且熟悉者，近年也可用于年龄相仿且相熟者，表达与被称呼者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如：

(3) 老张、老李、老王、老周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老”附加在“大、细、几、末”或数词前表示排行(如“老大、老细、老末”)，感情色彩中性；但“老几”用于反问句时，词汇意义淡化而语用意义增强，带有轻蔑意味，如“你还管我，你算老几？”

其二，表示厌恶、轻蔑。“老”附着在某些形容词性语素之前构成名词，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，带有明显贬义，如：

“老”附着在某些形容词性语素之前构成名词，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，带有明显贬义，如：

(4) 老土非常土气的人、老懵脑子不清楚的人、老邪疯癫的人、老粗没有文化的人

此外，“老”还可附加在少数动物名词语素前构成动物称谓词(如“老鸦、老鹰、老虎”等)，以及构成“老师、老板、老百姓”等中的“老”看成词缀，我们是不赞同的。词缀必须具有一定的词法意义，其使用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性和周遍性，而这些词中的“老”说不出什么词法意义，所附着的成分也很不相同，无法找到明确的规则来说明这样的“老”可以附着在什么样的指人或指动物的名词前面。因此，这样的“老”不属于词缀。

2.1.2. “霞”前缀

词缀“霞”与下文中的词缀“砣”是赣方言亲属称谓中较有特色的前缀。除万年话存在，这两个词缀还分布在其他赣方言点，如南昌、南城、进贤、宜黄、黎川、乐安。陈昌仪(1994) [7]对赣方言“霞”的本字作了系统考证，认为“霞”的本字应为“阿”，理由有二：其一，南方各大方言广泛用于亲属称谓的“阿”，在有“霞”的赣语点中只出现于书面语、口语不出现，故口语中的“霞”即“阿”；其二，从音韵上看，《广韵》果摄开口一等韵字的元音在现代赣方言口语中一般念[o]，但“大”“哪”等少数字念[a]韵(如南昌“哪”念[la])，故“阿”不念[o]而念[a]符合方言内部规律。陈昌仪还指出，“霞”可用于长辈(父母的兄弟姐妹)和平辈(丈夫的兄弟、妻子的兄弟)，所表示的基本义是加强感情色彩、表示亲热；各方言点应用范围有宽有窄，南昌仅限丈夫的兄弟，宜黄最广，并可推测早些时候赣方言“霞”的应用范围要广泛得多。

万年方言的词缀“霞”只加在少数亲属称谓词前，表示亲切、喜爱的感情色彩，能产性低，例如：

⑸ 霞姑夫之妹　霞姊姐姐　霞伯夫之哥　霞叔夫之弟　霞舅妻之弟

董秀芳(2021) [3]曾对“阿”前缀的历时演变过程做过如下归纳：

① 第一人称代词 + 亲属称谓(短语) > ② 词缀 + 亲属称谓(词法化) > ③ 词缀 + 亲属称 谓、指人专名、排行和代词(扩展) > ④ 不可分析的词内成分(词汇化)。

万年话的“霞”前缀，依然处于阶段②，即“霞”缀参与了派生操作，发生了词法化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“霞”缀参与派生而来的词，能产性低，附加在词根语素仅限在几个，不具有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，不像“阿”缀一样，因而是受限词法化现象，体现了汉语形态共性特征。

2.1.3. “砣”前缀

前缀“砣”也是体现万年方言特色的词缀，只能加在少数亲属称谓词前，表亲切，能产性低。陈昌仪

(1994) [7]将该语素记作“砣”(近音字)，考证其本字为“大”：“大”在《广韵》有两读，一为泰韵徒盖切(今赣语口语普遍读[tai]，活跃于“大细”“大人”“大伯”等词)，一为个韵唐佐切；唐佐切的“大”音如今只遗留在一些次方言的亲属称谓中，正是“砣姨”的“砣”，其义与“小”相对。陈昌仪还指出，与“砣”同表“大”义的还有东乡、进贤、宜黄等地的“贺”(如“贺姑”即比父大的姑母)，“贺”的本字也为“大”，其声母[h]是抚州片透定母开口一等字白读的结果，由此可看出“砣”演化为“贺”的轨迹。此外，赣方言亲属称谓中姑母、姨母常有大小之分，比母大、比父大者用“驼(砣)/贺”，比母小、比父小者另用他称。

万年话具体例子如下：

(6) 砣姑/砣姑姆妈$_{父之姐}$　砣姨$_{母之姐}$

同样，由“砣”缀附加形成的词能产性极低，甚至可以不考虑派生操作直接把“砣姑”“砣姨”编入词库。

2.1.4. “仂”后缀

后缀“仂”是赣东北特有的名词后缀，胡松柏等(2009) [8]将其记作“嘞”。无论本文所用的“仂”还是“嘞”都是记音字，万年方言读作[le]。关于“仂/嘞”的历史来源，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：张民权(2012) [9]认为其来源于古汉语的“儿”，庄初升(2021) [10]认为其来源于通语词“子”的方言分化词“崽”。我们认为万年话中的“仂”缀是源于“崽”。

徐芳(2017) [11]认为万年话中的“仂”存在两个变体，即读作本音的[le] (记作“仂”)，和当前字为鼻音韵尾的音节时，读作变音的[ne] (记作“呐”)。不过有一类并不是在鼻音韵尾音节后面出现，但依然读为[ne]的后缀，如“袋[ne]、篓[ne]、猴[ne]、刀[ne]、兜[ne]、鸭[ne]”，是不是属于“仂”的变体就不能武断下结论。因为如果是变体，就不能解释下面这组比较例子的语义对立。

(7) 车仂[le]$_{水车}$ – 车[ne]$_{玩具车}$　马仂[le]$_{锯木头的架子}$ – 马[ne]$_{玩具马}$　勺仂[le]$_{大勺子}$ – 勺[ne]$_{饭勺}$

上面三对例子中每对例子并不因为“[le]”“[ne]”变换保持语义一致，反而都存在语义对立。因此对于这类现象中的[ne]，不能处理为“仂”的变体。为区别“仂”的变体“呐”，我们把这类现象中的[ne]记作“呢”。这个后缀“呢”，我们推测是来源于古汉语的“儿”。

后缀“仂”附加形成的名词很多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子”尾词，如“桃仂$_{桃子}$、裤仂$_{裤子}$”等，但其功能远比普通话的“子”尾丰富，既有凑足音节、充当构词成分的功能，又有辨义、表小称、表达亲近喜爱之情的功能。

从词根是否为成词语素来看，加“仂”的名词可分两类。第一类，词根是不成词语素，加“仂”后构成词，这类情况反映的是“仂”服务于双音化或多音化的需要，主观评价色彩不显，如“帽仂、褂仂、鞋仂、李仂、橘仂、粽仂、坛仂、罐仂、镜仂”等。第二类，词根是成词语素，加“仂”后或转类(如动词、形容词转名词有“夹仂、铲仂、剪仂、双生仂$_{双胞胎}$、后生仂$_{年轻小伙子}$”)，或不转类。其中不转类的一类，后缀“仂”带有较强的主观评价性，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，可纳入评价性形态范畴，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功能。

一是小称功能，例如：

(8) 旗仂$_{小旗子}$　凳仂$_{小凳子}$

二是“相似/模仿－专指”功能，即说话人认为词根语素与新词之间存在相似性，加“仂”后专指某一相似事物，例如：

(9) 眼仂小洞　果仂瘤子　鼻仂物体凸起细长部分　头仂领导，贬义　肉仂果肉或果仁　壳仂痂　脚仂沉渣碎屑

2.1.5. “呢”后缀

上文提到“呢[ne]”后缀并不是“仂”后缀的变体，其是来源于古汉语的“儿”，这种含有鼻音特征与吴语固有的“儿”缀普遍带鼻音特征一样，与官话的卷舌型儿化形成类型对立(徐通锵，1985 [12]；曹志耘，2001 [13])。综合赣方言整体特点来看，万年话的“呢[ne]”后缀推测是与吴语接触借入所致。有“呢”后缀参与派生形成的名词，同样带有较强的主观评价性，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，可纳入评价性形态范畴，具体表现为三种功能。

一是小称功能，并且含有喜爱的意味，例如

(10) 猫呢小猫　狗呢小狗　鸡呢小鸡　鱼呢小鱼　锅呢小锅　黄牸呢小母黄牛　黄牯呢小公黄牛

二是昵称功能，加在某些亲属称谓或人名后面，例如：

(11) 叔呢夫之弟　姑姐呢夫之姐妹　弟呢弟弟　妹呢妹妹或女儿　姨爷呢姨父　花呢名字尾字为“花”

三是“相似/模仿–专指”功能，加“呢”后专指某一相似事物，例如：

(12) 菩萨呢小木偶　哪吒呢罗圈腿　猴呢蝗蜢　牛呢天牛　土狗呢蝼蛄　车呢玩具车

“呢”后缀与“仂”后缀在功能上有很多交叉的地方，但整体来看，“呢”后缀的小称功能(包含昵称功能)较“仂”后缀显赫，“仂”后缀参与派生的词，很多词很难说是指小，比如“桃仂”“李仂”“梅仂”“裤仂”“褂仂”“罩仂”“刨仂”等，这些词并不表示这些事物中主观上认为更小的，因而并不是指小。这些词中的“仂”缀功能主要是服务于双音化成词的需要。

此外万年话“呢”缀不仅适用于名词词尾，还可以加在数量结构后面表示数量小、作形容词词尾表程度轻、构成形容词重叠式、名词重叠式，这里不做讨论。

2.1.6. “子”后缀

“子”是普通话常见的名词后缀，万年方言也有一批与普通话相同的“子”缀词，如“日子、瞎子、袜子、椅子、桌子”，“子”读轻声；同时也有一批普通话所没有的带“子”缀的词。其 EM 功能主要体现在称人名词上，且多带明显贬义，例如：

(13) 猛子个高的人　哑巴子　告化子乞丐　斜子长对眼的人　懵子不懂事的人　呴子气喘的人　麻子　邪子疯子
癫子　驼子　拐子瘸子　矮子　瘫子　病子长期生病的人

以上这些称人名词，从构词功能上看大多属于“转类”，多为形容词性词根语素加“子”后转类为名词；从语义上看都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。这是区别于“形容词 + 仂”构词方式的主要特点——“形容词 + 仂”多带亲昵或小称色彩，而“形容词 + 子”多带贬义。可见“仂”与“子”在称人名词上形成了较整齐的褒贬对立。

2.1.7. “佬”后缀

万年方言常用“佬”来指称具有某种身份、品性、职业或出生时节的一类人，多带轻视意味，例如：

(14) 作田佬种田的人　杀猪佬屠夫　　镶猪佬阉猪的人　剃头佬理发师　打箍佬箍匠
(15) 好吃佬贪吃的人　嘟佬不善言辞的人　坐咕佬不爱走动的人　死困佬嗜睡人　和事佬
(16) 乡巴佬乡下人　港边佬沿河住的人　山里佬
(17) 花朝佬　端阳佬　十三佬　中秋佬　重阳佬

以上大体是四类：一是某种职业(如“作田佬”)；二是某种品性(如“好吃佬”)；三是何地的人(如“港边佬”)；四是何时出生的人(如“端阳佬”指端阳时节出生的人)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不是农历时节出生的人不可以叫“某日佬”，如不可说“初十佬”。

2.1.8. “牯”“嬷”“茁”后缀

邵宜(2004) [14]指出，南方方言里表示动物雌雄的语素多为名词性语素。这三个语素主要是性别标记，但其中“牯”用于指人时带有评价色彩，可纳入EM讨论。“牯”最初表示“阉割过的公牛”，后引申为雄性牲畜，如“黄牯”。“牯”最初表示“阉割过的公牛”，后引申为雄性牲畜，如“黄牯公黄牛、水牯公水牛、羊牯、狗牯”；进而用于指男性，常带贬义，如“骚牯经常在女人面前动手动脚的人、花牯好色之徒”；用于普通事物时性别标记淡化，如“颈牯颈、鹅卵牯鹅卵石、膝头牯膝盖”。

“嬷”与“牯”对应，表雌性，如“鸡嬷、鸭嬷、狗嬷、猪嬷、猫嬷”，也有不表性别而取“繁殖能力强”义的，如“芋嬷、蔗嬷、姜嬷、虱嬷、红薯嬷”。“茁”读[tsok^{1}]，用于尚未完全成年的半大雌性鸡、鹅、猪、狗、牛等，如“鸡茁、鹅茁、猪茁、狗茁、牛茁”，可看作动物名词的表性词缀。

2.2. 重叠

万年话中的普通名词不依靠单纯重叠来表示小称，即不存在类似“盆盆小盆儿”“车车玩具车”这样的语言现象。蒋协众、唐贤清(2016) [15]曾指出名词重叠表小称的现象在官话方言、晋语、湘语和部分吴语、闽语中都有所分布。

但需要强调的是，万年话存在由指亲属称谓的名词性语素重叠后构成名词表亲昵，可纳入“昵称”例如：

(18) 爸爸　姐姐　哥哥　嫂嫂　嫲嫲奶奶　爹爹爷爷

这些词基式是不能单独成词的名词性语素，这和普通话不一样，因为普通话该式的基式是词，重叠以后与重叠前的语义基本相同，可以说形成了原来单音词的重叠式双音词变体。

当然，有时如果和小宝宝说话时也会使用重叠手段来表示可爱，例如“碗碗小碗”“手手宝宝自己的手”、“衣衣宝宝自己的衣服”等，但这是基于儿语出发的名词重叠。

2.3. 重叠 + 加缀

蒋协众、唐贤清(2016) [15]指出汉语方言中的名词小称表达法归纳为“重叠型”“附加型”“音变型”三种基本形式，此外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型，即前面三种基本形式的综合使用。万年话使用重叠与加“仂”缀一起来表示贬义、典型、随意轻松等语用功能。例如：

(19) 脚脚仂沉渣碎屑　屑屑仂垃圾　片片仂布片子　沫沫仂碎末

(20) 尖尖仂　角角仂　舷舷仂　屋屋仂

(21) 钩钩仂　丝丝仂　果果仂

例(19)均指事物中不好的部分，带有说话人对这类事物轻视、不满意的感情色彩。例(20)带有强调位置在最尽端的意思。如“徛得舷舷仂上”指站在建筑物或者河岸最靠边缘的地方。这一组体现的是“极处(extreme)”意义，反映的是“典型”，当然这类名词都是方位名词。例(21)例子具有描摹形状的意味；跟非重叠式相比，语气也更轻松。

2.4. 内部屈折

董秀芳(2021) [3]指出内部屈折(又称“语音交替”)也可以表示指小，如洛阳话的“盖儿”、永康话的“鞋

儿”通过变调指小(曹志耘，2008 [16])。万年方言基本不用内部屈折来表示名词 EM。从语音形式看，万年话的“儿”尾以鼻音形式附于主要元音之后，但除了零星几个词以外，几乎见不到“儿”尾的踪迹，例如：

大家儿[kan]　自家儿[kan]　女儿[ŋyn]　饭勺儿[soŋ]

“儿”尾的几近消失与“仂”尾的高度发达形成互补，这也是万年方言名词 EM 以“仂”为核心的重要原因。

3. 万年方言名词评价性形态的特点

结合上面的讨论，万年方言名词 EM 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点：注重“仂”尾的运用，具有口语化的特点，功能相对全面且褒贬对立成系统。这三点均植根于前文的描写：手段上以加缀为绝对主导，重叠与内部屈折极少使用，而加缀诸形式中“仂”后缀居于核心；带有 EM 的名词几乎都活跃于日常口语之中；各项功能由不同词缀分工承担，褒贬对立成系统。

3.1. 注重“仂”尾的运用

与其他方言区相比，万年方言名词后缀“仂”的适用范围更广、使用频率更高、能产性更强。前文显示，“仂”的功能远比普通话的“子”尾丰富，既有凑足音节、充当构词成分的作用，又有辨义、表小称、表达亲近喜爱之情的功能；在词根成词而不转类时，更带有较强的主观评价性，既可指小、表亲昵喜爱，又可表达“相似/模仿－专指”。与之功能多有交叉的“呢”缀，虽然小称功能更为显赫，但推测系与吴语接触借入所致，分布也远不如“仂”广泛，故“仂”仍是万年方言名词 EM 最核心的标记。正如南昌话因无“儿”尾而使“子”缀适用范围扩大一样(袁家骅，2001 [17])，万年话因无“儿”尾、“子”尾受限而使“仂”缀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展。

3.2. 口语俚俗化

万年方言中带有 EM 的名词具有很强的口语性，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一般只见于口语，书面语里罕用，具有非正式性。前文的描写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：表亲昵的“霞”“砣”只用于“霞姑”“砣姨”等亲属称谓，“呢”缀多附加于“猫呢”“鸡呢”等主观上认为较小的名词，“子”“佬”缀称人名词如“懵子”“杀猪佬”说的都是乡邻熟识的人物，重叠加“仂”的“脚脚仂”“尖尖仂”所带轻蔑、随意轻松的语气也须在口语中方能自然领会。出现这一特点的原因在于，EM 的核心是语言表达的主观化，本身即包含较强的情感性，而口语正是情感表达最直接的场域。

3.3. 功能全面且褒贬对立

万年方言名词 EM 的功能较为全面，既有指小、表亲昵喜爱，也有表厌恶轻蔑，个别还具有“相似/模仿－专指”的功能，以表达感情态度为主，且不会改变基本词义。这些功能在前文由不同形式分工承担：“仂”多表亲昵、小称，“呢”的小称兼含喜爱，“老”兼具亲昵与厌恶两个相反的向度；称人名词上的褒贬对立尤为整齐——“形容词 + 仂”多带亲昵或小称色彩，而“形容词 + 子”多带贬义，“佬”则多带轻视意味；重叠加“仂”的混合式亦以表贬义为主。可见褒贬对立并非零散的个别现象，而是贯穿于加缀、重叠等多种手段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评价格局。从功能分布上看，表亲昵、喜爱的形式比表厌恶的更为常见。

3.4. 与相关方言的“形式－功能”匹配比较

方言比较若止于形式的罗列，即逐点数说何方言用何标记，容易遮蔽真正具有类型学价值的事实。

评价性形态的跨语言研究表明，形态手段与评价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：功能同一并不蕴含形式同一。有鉴于此，本文改从“形式–功能”匹配的角度，考察以下三组对应关系。

(1) 同功能而异形式。小称与亲昵这一功能域，在官话与晋语主要由名词重叠承担，在洛阳话与南部吴语由音变(变调、儿化鼻音化)承担，在湘语、赣语则由专职后缀承担。万年话属于最后一类，且进一步分化为“仂”(泛用)与“呢”(专职小称)两个标记。可见同一评价功能可以分别诉诸“重叠型–音变型–附加型”三种形式策略，三者的选择并不由功能本身决定，而受制于方言的音系与形态类型：万年话缺乏儿化音变，音变型手段无从展开，小称功能只能由附加型标记承担。

(2) 同形式而异功能。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反方向的对应，即形式相同并不能保证功能相同，也不能保证语法化程度相同。

其一，“儿”的鼻音型。南部吴语的“儿”已音系化为鼻音特征并融合进词根音节，构成音变型小称；万年话的“呢[ne]”虽同样来源于“儿”、同样带鼻音，却始终保持独立的音节身份，作为后缀附着，属附加型。二者语源相同、功能相近，而语法化程度与形式类型不同，堪称“同源异途”。万年话的“呢”很可能是与吴语接触借入的，借入之后并未继续走吴语式的音系化道路，这说明形式手段的演化方向是可变的。

其二，“子”。普通话“子”以名词化、成词为主(桌子、椅子)，评价色彩淡薄，一般不算 EM；南昌话“子”兼成词与指小、亲昵，是该方言 EM 的核心标记；万年话“子”在称人名词上却主要承载贬义(懵子、癫子、拐子)，与“仂”的亲昵色彩形成对立。同一形式在三地方言中的功能负载与评价极性均不相同。

其三，名词重叠。官话的“盆盆”“车车”是词的重叠(词→词)，重叠前后语义基本相同，属形态性重叠，是典型的 EM 手段；万年话“爸爸”“姐姐”“嫲嫲”的基式却是不成词语素，重叠的作用在于成词(语素→词)，属构词性重叠，其亲昵色彩是成词之后的附带效果。形式相似而形态性质不同，若仅据形式列入比较，就会把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。

其四，“阿”与“霞”。二者本字相同(陈昌仪，1994 [7])，但“阿”在粤、客、闽、吴诸方言中已扩展至人名、排行与代词，情感色彩趋于淡化；万年话的“霞”仍停留于“词缀 + 亲属称谓”的阶段，能产性极低，只表亲热。同一语素在不同方言所处的语法化阶段不同，功能域的宽窄也随之不同。

(3) 形式的缺位与功能的补偿。万年话“儿”尾几近消失，与之相伴的是音变型小称手段的整体退场；空出的功能域由“仂”与“呢”承接，“仂”因此一身兼数任，其适用范围与能产度远超普通话的“子”尾。南昌话因无“儿”尾而使“子”缀的适用范围扩大(袁家骅，2001 [17])，机制正相同。可见方言比较不能只问“有没有某个形式”，更须问“该形式承担了哪些功能、功能负荷有多重”。

综上，万年话与南昌话在手段格局上最为接近，都以加缀为绝对主导、少用重叠、不用内部屈折，但两地的形式–功能匹配方式并不相同：南昌话是“单标记泛载型”，由“子”一个形式承担成词、指小、亲昵诸功能；万年话则是“双标记分工型”，“仂”承担成词与亲昵，“呢”专职承担小称与昵称，另有“子”“佬”分担贬义一侧。形式数量的差异带来了功能分工精细度的差异，万年话的褒贬对立之所以能够成系统，正与这种分工格局相关。

4. 结论

万年方言名词的评价手段有加缀、重叠、重叠与加缀并用、音变(内部屈折)四类，以加缀为绝对主导，重叠和音变极少使用。加缀诸形式中，“仂”后缀居于核心，“呢”后缀与之功能多有交叉而小称更为显赫，“霞”“砣”两个前缀专用于亲属称谓、能产性极低，呈现出受限词法化的面貌。其功能既可指小、表亲昵喜爱，也可表厌恶轻蔑，个别还具有“相似/模仿–专指”的功能，其中最凸显的是指小与亲昵功

能，主要由后缀“仂”承担；各形式又分工有序：“仂”多表亲昵小称，“子”多表贬义，“佬”多带轻蔑，“儿”尾的几近消失与“仂”尾的高度发达形成互补，这符合典型的评价性形态特征。与其他方言相比，万年方言名词 EM 的特点表现为注重“仂”尾的运用、具有口语化的特点、功能相对全面且褒贬对立成系统。“霞”“砣”两个前缀与“仂”后缀共同体现了赣语鹰弋片尤其是赣东北方言的名词形态特色，也表明名词与形容词一样可以拥有发达的评价性形态，为汉语方言名词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。

基金项目

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23 年度项目“江西境内方言评价性形态的深度调查与研究”(YY23207)；2022 年度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一般项目“饶河戏的音韵研究”(YG2022020)。

参考文献

[1] 江西省万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 万年县志[M]. 北京: 方志出版社, 2000: 831.

[2] Scalise, S. (1984) Generative Morphology. Foris, 132-133.

[3] 董秀芳. 汉藏语系语言的评价性形态[J]. 民族语文, 2021(2): 3-14.

[4] 董秀芳, 余超. 汉语中的衬音重叠及其性质[M]//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《语言学论丛》编委会. 语言学论丛: 第 64 辑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21: 125-145.

[5] 尹会霞, 董秀芳.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特征考察[J]. 语言科学, 2022, 21(3): 251-263.

[6] 董秀芳. 主观性表达在汉语中的凸显性及其表现特征[J]. 语言科学, 2016, 15(6): 561-570.

[7] 陈昌仪. 赣方言“霞” “砣” “贺”本字考[J]. 南昌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1994, 25(1): 101-104.

[8] 胡松柏, 等. 赣东北方言调查研究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9: 462.

[9] 张民权. 赣语小称儿化词尾“仂”(li)之音韵溯源——兼论汉语儿化音的历史层次与类型分布[M]//胡松柏. 赣方言研究(第二辑)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2: 353-366.

[10] 庄初升. 湘、赣方言与“儿子”义名词相关的后缀[J]. 方言, 2021, 43(1): 1-12.

[11] 徐芳. 江西万年石镇方音研究[D]: [硕士学位论文]. 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, 2017.

[12] 徐通锵. 宁波方言的“鸭”[ɛ]类词和“儿化”的残迹[J]. 中国语文, 1985(3): 161-170.

[13] 曹志耘. 南部吴语的小称[J]. 语言研究, 2001(3): 33-44.

[14] 邵宜. 从赣方言看表示动物雌雄语素的词性及其功能[J].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, 2004(5): 48-52.

[15] 蒋协众, 唐贤清. 名词重叠表小称的跨方言考察[M]//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. 励耘语言学刊: 2016 年第 1 辑(总第 23 辑)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6: 310-320.

[16] 曹志耘. 汉语方言地图集·语法卷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8: 53.

[17] 袁家骅. 汉语方言概要[M]. 第二版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: 141-142.